文學大綱

鄭振鐸編

第三十章　十九世紀的英國詩歌

第三十章　十九世紀的英國詩歌

一

當十九世紀之初葉，英國的重要詩人出現了不少，華茲華士(Wordsworth)柯爾律治(Coleridge)沙賽(Southey)三人，被稱爲湖上詩人(Lake Poets)，拜倫(Byron)，雪萊(Shelley)，濟慈(Keats)繼之，開創了前所未有之詩壇的燦爛局面。到了維多利亞女皇的時代(Victorican Age)，跟着英國的政治上的光明與國外侵略政策的成功，偉大的詩人們相繼的產生，正如繁花如錦，綠蔭滿佈的時光，好鳥各各的停在枝頭，任情囀唱一樣。丁尼生(Tennyson)，白朗寧(Browing)夫婦，羅塞底(Rossetti)兄妹，亞諾爾特(Arnold)，慕里士(Morris)，史文葆(Swinburne)，美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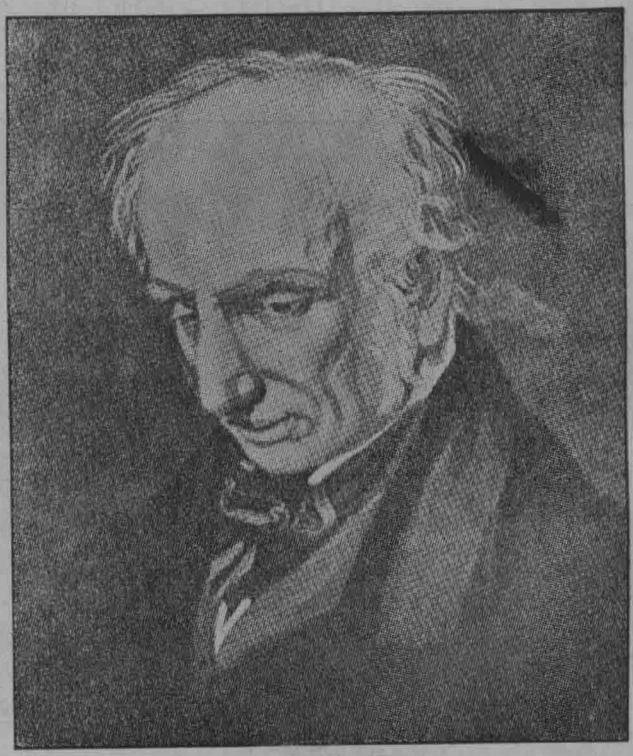
狄斯(Meredith)，哈提 (Hardy) 諸人，便是這個光榮的時期內站在前頭的作家.

二

在一千七百九十八年的時候，柯爾律治與華茲華士二人共同出版了一部抒情詩集 (The Lyrical Ballads)，在那部詩集裏面，柯爾律治只供獻了他的著名古舟子詠 (Ancient Mariner)，其餘的都是華茲華士所作.這部抒情詩集的出現，許多人都以爲是英國詩史裏一件很重要的事實，是英國詩歌的一個轉變點，是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宣傳者，牠的前面的一篇著名序文，尤顯示着新的改革的精神.也許這些話是過分些，然至少這部抒情詩集是介紹了兩個新的詩人，兩個很偉大的詩人給當時的文壇.

華茲華士 (William Wordsworth, 1770–1850)是一個律師的兒子，受教育於康橋大學(Cambridge).當一七九〇年時，他到歐洲大陸去遊行.那時，正是法國革命的時代.他滿腔的表同情於革命者，第二年，便又到了法國，與吉倫特黨人 (Gi-

rondists）爲友伴，與他們同住了十五個月．後來，他家裏的人不供給他的費用了，他才回到英國．不久，吉倫特黨亦淪滅．當他回時，很以他自己的生活爲憂慮．他的朋友們要他在禮拜堂裏做事，但這事卻與他的性情不合宜．他一心要成一個詩人，可惜詩人卻是不能得到什麼報酬的．於是他便決心要做一個律師，一個新聞記者．正在這時，他的一位少年朋友



華茲華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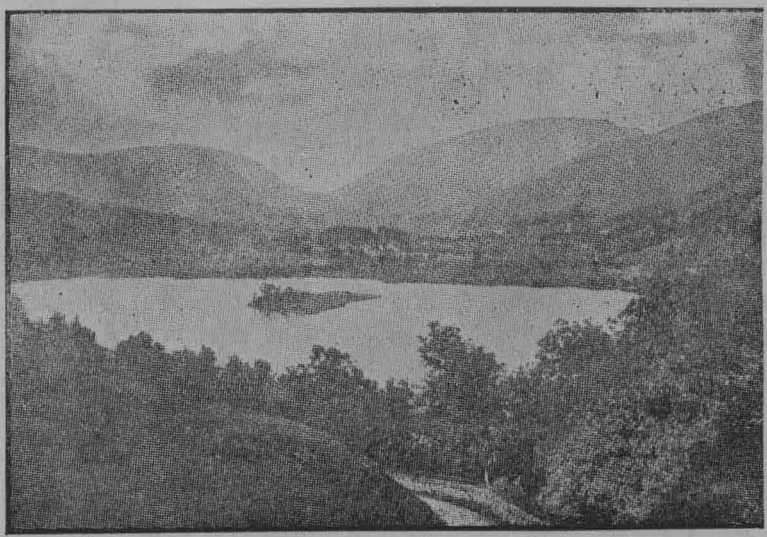
死了，留給他九百鎊的遺產，懇切的要他專心去做個詩人，這個供獻正是恰得其候。於是他住到溫台美湖(Lake Windermere)邊的山上，與柯爾律治及沙賽兩個詩人，時時對着那秀美的湖山，互相詠吟；他們二人這時正住在華茲華士的鄰近。因此，時人便稱他們三個爲湖上詩人。後來，華茲華士的景況益益的好起來，得到了父親的遺產，得到了很好的位置。到了一八四二年，又得到政府所給

鴿巢 (Dove Cottage, Grasmere)

華茲華士居此有七年之久現爲國家所保存

的每年三百鎊的年俸．沙賽死後，他又得到『桂冠詩人』(Poet Laureate)的封號，直活到滿八十歲纔死．

華茲華士爲自然與人生的詩人；他愛自然的一切景色，他以溢充的同情心來觀察人生，他愛重自由，他喜悅真樸自然的生活．所以他所吟詠的多爲兒童時代與田家風物．前世紀的詩人考卜(Cowper)等也愛好自然，也讚頌自然的景色，但都只愛好牠的外面的美，讚頌牠的秀麗的山川與景物；華茲華士則以內



從紅岸(RedBank)望格拉斯摩(Grasmere)

華茲華士居於此小湖之濱，將近半世紀。他使這湖成了很有名的名勝。

心的同情，灑遍於自然的美景上，他所愛的，所讚頌的乃是自然中的生命，乃是與人生融合而爲一的自然。像他那樣的具有那麼廣大同情心的詩人是世界詩壇上所絕少見的。我們讀他的詩，所感到的是微笑，是寧靜，是一種說不出牠的美的淡甜而雋永的醴味。

華茲華士的大著是散步（The Excursion），一篇哲理的詩。在這詩裏，敍我們的詩人出去散步，起初遇見一個蘇格蘭的負販，他談到真理，美麗，愛情與希望；又說起一個可憐的女郎，因她丈夫常常遠出，憂鬱成病而死。二人向前走去，又遇到一位孤僻的人，這人因爲常遇失望之事，性情遂變爲怪特。於是三人同去訪問一位牧師，他對他們敍述出生死在那個地方而葬在近旁墓場中的人的有趣故事。最後，他們同到鄰近的一個湖邊去游覽，全書遂以告終。這詩沒有什麼故事的興趣；卻因散步的機會，而不絕的描寫着景物，同時並討論到各種重要的問題。

他的抒情短詩較之散步，更爲讀者所愛。他喜歡一切的樸實，他的題材是樸

實的，他的思想是樸實的，而他用以表白他的思想與題材的文字也是樸實。他沒有驚人的奇思，他不寫詭異可怪的事物，他不用艷麗濃郁的辭采，他只是用最樸素的文句樸樸實實的寫出最平常的故事；小貓和落葉頑着；孩子讀着寓言；一個頑童的故事；一個少女的天真的對話；這些都是他的好題材。而他卻從這些最平常的事物，最平常的日常生活中，引出感人無涯的思想來。如我們是七個一詩，寫不知死生之變的孩子，如何的眞摯呀，讀之真是觸着人世的悽惋而柔和之情緒的極端了。

柯爾律治 (Samuel Taylor Coleridge) 生於一七七二年，死於一八三四年。他的父親是一個副牧師，但他當孩子時卽已成了孤兒，被送到倫敦的基督教醫院，在那里受教育。他在這時，已是一位勤懇異常的讀者，無論什麼書到來，他總是貪婪的捧讀着。後來，到了康橋大學，讀了二年書。他疏忽了正當的功課，卻遊心於宗教，哲學與政治的大書堆中。最後便離了大學，入伍爲騎兵。幸而不久便脫離了兵

隊生活。以後，他與沙賽及別的青年們，想在北美洲建立一個極樂園。因爲資本的缺乏，這個烏托邦的計劃終於沒有實現。這時，他娶了沙賽妻子的姊妹爲妻，寫了不少最好的詩。因爲友人的幫助，他到德國遊歷了一趟。一八〇四年他在麥爾泰(Malta)島住了九個月，爲島督的祕書。回到倫敦後，發表他著名的莎士比亞論。在這個時候，他吸起鴉片來，成了一個夢想者。一八一〇年，他把妻和子都寄在沙賽家裏，獨自到了倫敦，以後十九年中都過着

柯爾律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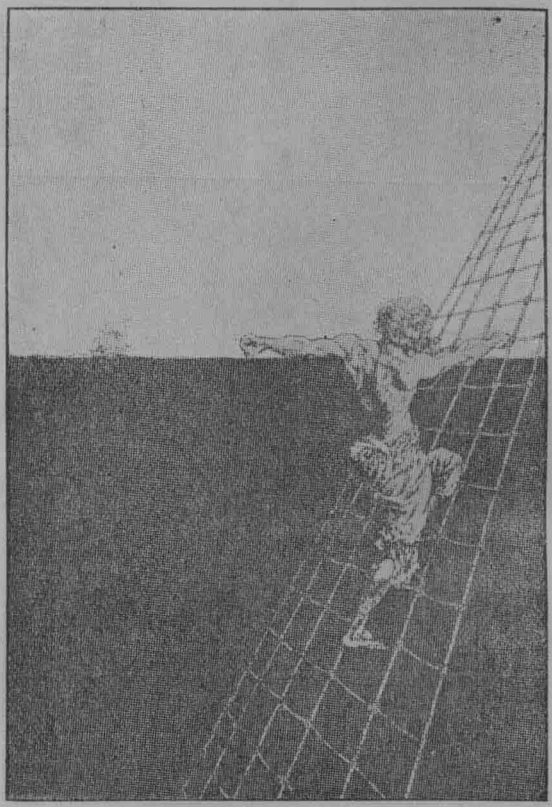
惰性的夢想者的生活，卻也時時的寫些重要的東西．但他的詩才卻終於因他的懶惰，夢想，而未能充分的發展．他的大部分的詩都只是一個美麗的開始，如一朵一朵的未綻的玫瑰蓓蕾，始終沒有開放爲炯爛的花朵過．他不斷的計劃着要寫偉大的詩篇，卻往往一行也不曾寫下去．他早年所作的古舟子詠是一篇最好的最完美的作品；這篇詩敍的是一個老水

古舟子詠　古舟子把三人中的一個止着了

手，對一個赴結婚宴的客人講述他的可怕的故事，客人想走開趕快去赴宴，卻爲老水手眼中的特殊表現所引住，不得不立在那里把這故事聽完了．老水手和同伴們坐了一隻船出海去，一路上很平安．然後遇到了一陣暴風，暴風過後，這位水手卻射殺了一隻航海者所認爲好運的象徵的海鵝．因此，阨運又降臨了．船駛入靜海中，那里，沒有風也沒有浪；太陽如火球似的照耀着；海水綠綠的滿浮着腐物．船停在那里不動．殺海鵝的這位水手被視爲這次阨運的造因者．水手們都渴得要死去．彷彿有一隻船要駛近救他們，卻又消失不見了．那是一隻幻船．水手們一個個的都死於甲板上，每個死者的眼光都注定在這位殺海鵝者的水手臉上，全船的人，只有他不曾死．後來，他對於他所做的惡事覺得悔恨，於是天使們可憐他的悲苦，使死屍站了起來，仍去做水手們的職務．他們升上了帆．雖然沒有風，船卻漸漸的移動，到了有風的地方．於是這船便一直駛到了水手的故鄉．一個領港者離了海岸出來迎接：但在他到這船之前，牠卻突然的沈下了，留下這位水手在海

波中與死神掙扎着．他爲領港者所救．後來，他一想起那時所受的言之不盡的痛苦，便不能忍，他的心在他身內燒着，一直到了把這可怕的故事告訴了出來，方纔覺得舒服．

在柯爾律治沒有完的詩篇中，克里斯泰白爾(Christabel)與忽必烈汗(Kubla Khan)二首是最著；克里斯泰白爾寫中古事，祇成一卷；忽必烈汗則爲他夢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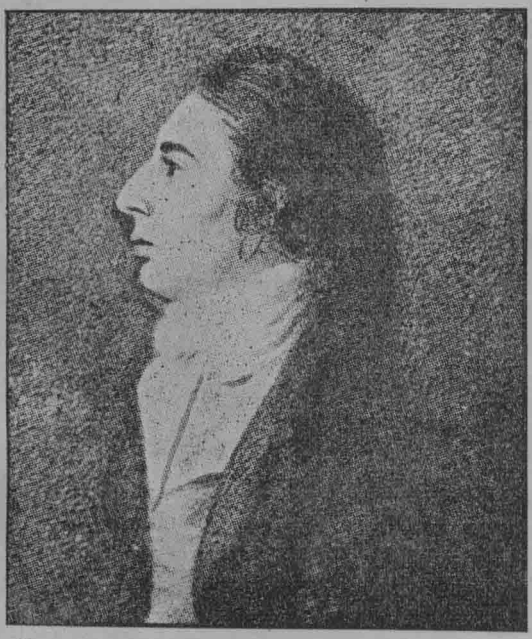
『當我們向西看時見天空有些東西』

古舟子詠的插圖之一
(Willy Pogany 作)

忽必烈汗宮殿而作者。他的短詩，可諷誦者他不少。愛(Love)的一詩，論者以爲是英國文學中最可愛最和諧的小詩之一。

柯爾律治寫的是怪誕的故事，用的是濃郁的文句，他的想像是一位夢想的詩人心胸中所生的雜亂而豐偉炯麗的想像，與華茲華士的恬淡明潔的風格是不同的。

沙賽(Robert Southey)生於一七七四年，死於一八四三年，是一個布商的兒子，初進一個學校，因在校中出版物上反對鞭撻制度而被



二十二歲時之沙賽
(Robert Hancock作)

沙賽的名望，立在他的有力的散文上。他的納爾遜傳已成了不朽的名著。

斥退，後來進了牛津大學。他也與柯爾律治一樣，對於正式功課毫不注意。他要創立一個『烏托邦』（名"Pantisocracy"）因出版一部詩集以集款，卻失敗了。此後，他很窮苦的過了一時。他的文譽漸漸的大了。據說他出版過一百〇九册的書。因爲用力過度，後來腦子便衰弱了。一八一三年，他成了『桂冠詩人』一八三五年，他得到每年三百鎊的年俸。他的詩可分爲兩部，一部是他的史詩，如貞德(Joan of Arc)等，一部爲抒情詩。他的史詩很用力寫，批評者曾稱之爲『詩的陳列所』故不大使人感動。抒情詩卻短而真樸，有華茲華士的風格。

史格得(Sir Walter Scott)於一七七一年生於蘇格蘭的愛丁堡，就在那里的大學讀書。他學法律，但他的志向不在於此。他自幼就喜故事，尤其喜『古昔的勇敢時代』有一次，當他十三歲時，得了一部書，低頭的讀書，竟忘了吃飯。後來他做着詩與小說，成了一個大詩人與大小說家。晚年，負了很重的債，且工作過苦，身體日弱，便到意大利去養病。不久，又回英國，於一八三二年死去。史格得的著名的詩

有三篇，一爲古歌人詠(Lay of the Last Minstrel)，一爲馬美安(Mormion)，一爲湖上夫人(The Lady of the Lake)，都是以古韻文傳奇爲模範的。他們的思想之新鮮，描寫的活潑，使他們於當時大爲流行。有人說卽使史格得只有這些詩，他已可成爲一個著名的人了，何況他又是一個寫了不少的偉大小說的小說家呢。

與他們同時的還有兩個很有名的詩人；一個是剛倍爾(Thomas Campbell, 1777-1844)，他生於格蘭斯哥(Glasgow)。在大學時，以譯臘丁詩得名，後來出了一部詩集希望之樂(Pleasures of Hope)，詩人之名，更以確立。死後，葬於威士敏斯禮拜堂(Westminster Abbey)。一個是慕爾(Thomas Moore, 1780-1852)，他生於杜白林一個很苦的家庭中，是當時一個最機警的詩人。他的短歌至今猶爲愛爾蘭人民所唱詠，人稱之爲愛爾蘭的葆痕士(Burns)。他還寫了好些諷刺詩，也以活潑，機警，整潔著，

三